

## 第一章、前言

民間信仰是庶民社會揉合地方文化、習俗、生活理律而成的一種信仰方式，是一個社會在日常生活中所持續奉行的生活軌跡，與庶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位在沙鹿車埔地區的「蔴園福興宮」，主祀王勳千歲，王勳生前為沙鹿在地人，因護衛地方居民免於匪徒騷擾，在當地被尊稱為「王勳大哥」，後來，因參與林爽文革命事敗捐軀，受到蔴園十二庄庄民的感念而以香火祭祀之，信徒廣布沙鹿，甚至延展至清水、龍井、西屯、大肚乃至彰化鹿港等地，成為「福興公」與「平海大將軍」的信仰，後來經「請旨儀式」後，加封「千歲」，成為臺灣王爺信仰中的特殊案例，足見此一信仰之重要性。



王勳千歲聖誕，埔子慶安宮敬獻給蔴園福興宮的花籃以「王勳大哥」稱之。（李又諶提供）

為深入民俗肌理，理解臺灣中部王勳信仰發展網絡與族群互動史，本研究將採用口述歷史與田野調查方法，普查式盤點臺灣中部供奉王勳千歲信仰廟宇的儀式與廟宇文物，

詳實紀錄珍貴民俗文化資產，重建歷史現場，與社區居民一起重拾地方知識、共同記憶生活故事。

## 壹、研究主題

王勳千為臺灣史上，清代所有革命事件中，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受封為千歲者。在其生平傳說中，王勳之父為自福建泉州晉江縣遷徙來臺之王丁，其母則是沙轆大庄（現梧棲大庄）的陳美雲，王丁與陳月雲結髮後，於 1754 年（乾隆 19 年）生下王勳，也就是說：王勳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第一代臺灣人。

相傳王勳自幼力大無窮，青年時期曾號召地方士紳共同於公山口（現弘光科技大學一帶）擊退魚肉鄉民之盜匪，所以地方人士才會尊稱他為「王勳大哥」，再加上王勳與大部分車埔地區的人們一樣從事運輸產業，經常駕駛牛車載運農作到鹿港販售，結識鹿港少林五祖傳人洪德謙，並拜其為師，後因悟性極高、武藝修習迅速，成為鹿港八郊泉商總教頭，受其庇護的鹿港商賈便尊稱王勳為「王恩主」。1786 年（乾隆 51 年）3 月，王勳加入天地會，7 月，諸羅縣富豪楊文麟螟蛉子楊光勳與親生子楊媽世因爭奪家產而各自組織添弟會與雷公會鬥毆，引發官府查緝，後添弟會成員張烈等人逃至大里杙躲藏，彰化地方官吏至大里杙查緝時趁機勒索，甚至焚毀民房，引起王勳、林洋、劉升等人不滿，乃決議抗官，並要求漳籍林爽文出面領導，後來攻破彰化縣城，起造順天國，王勳成為建國重要功臣，受封「平海大將軍」。

然而，王勳成為平海大將軍翌年，即於牛罵頭虎頭山麓（現清水鰲峰山）捨生取義、壯烈成仁。民間傳說王勳逝世後，兩年內便發生大規模泉漳械鬥，由於王勳生前德高望重，又力大無窮，漳州人多半不敢侵犯尊其為「大哥」泉州聚落聯盟，

但在王勳逝世後，漳州人大舉向麻園 12 庄進逼，並時常埋伏於大肚溪北岸。泉人有與漳人相抗者，有避逃至鹿港者，但這段期間，麻園庄內竟無人傷亡，庄人認為此係因王勳顯聖庇佑，因而建廟供奉。

林爽文革命時，以王勳為首的泉州集團，推崇漳州籍林爽文為領導，是為跨族群融合的革命起義，其逝世後的靈感傳說，則是在泉漳械鬥之中，護佑泉民，因而以「福興公」神號受人崇奉。1970 年代，福興宮附近一家廳之開漳聖王欲採新乩，當時，沙鹿地方士紳蔣清交至該家廳「觀乩」未果，後來，由王萬成引介下成為福興公的乩童，並坐禁訓乩，出禁後透過置天臺儀式，加封王勳為千歲；無論是在革命起義、靈感事蹟之中，「王勳」都是建構族群共同體的重要符碼。

王勳從人成神，再從「福興公」變成「平海大將軍」乃至於「王勳千歲」的過程中，形成多元的信仰文化型態，在麻園福興宮置天臺加封「福興公」為「王勳千歲」後，原本供奉「平海大將軍」的鹿港福靈宮，亦改稱平海大將軍為「王勳千歲」，並至麻園福興宮進香；清水永定宮則改稱其為「王府千歲」；然而，龍井地區供奉王勳的廟宇「福興公廟」卻仍以香位祭祀為主，新塑神像仍稱「福興公」；臺中西屯則以有類似「石頭伯公」的方式，來祭祀王勳大哥，呈現豐富多元的信仰面貌。

## 貳、研究方法

### 一、常民口述史

目前臺灣學界從是口述歷史工作的學者眾多，長期投入者如：許雪姬、張炎憲、傅大为、陳儀深、吳乃德等人。口述歷史方法的討論與工作坊，戰後以來，除了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之推動，更蓬勃發展於民間的協會、基金會，如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的努力，長期下

來，成為研究臺灣史重要的指標方法。學界在方法論上的檢討省思，也有所累積。嚴格來說，各學者所建立的口述歷史方法，主要的差異性是彰顯在口述歷史呈現時，陳述與歷史敘事角度之不同。

本計畫所進行之口述歷史訪談，除了參考前人所建立的方法論以外，更希冀貼近常民生活史的概念，亦即訪談對象有別於過去以政府官員、特殊身分，而是挪用口述史深度訪談的方法，進行常民訪談。其焦點將會著重在不同個人與地方發展之關係，以及不同個人與訪談主軸間的關係。藉此，本案將從各地信奉王勳之信眾、耆老之中擇選關鍵報導人進行深度訪談，並以撰寫生命史的田野誌方法，觀察地方社會的發展結構，融入常民敘事史觀，彙整析論臺灣中部王勳信仰的歷史源由、信仰發展、傳說事蹟及對個人與地方的影響。

## 二、田野調查

### （一）文獻整理分析

以複印電子檔形式，彙集報紙、地方志、廟方活動紀錄以及民間私藏老照片等文獻資料。查詢內容包含有：明清檔案與地方志書紀錄，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寺廟調查書、寺廟臺帳等，戰後自立晚報、民聲日報、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等報刊，出版品另蒐集戰後編纂知地方志書、宮志等，以有登載王勳信仰紀錄者蒐錄之。

文獻蒐集以兩大方向為主，一為蔴園福興宮內部收藏資料，以理解平時廟務經營、交陪宮廟變化、進香儀式內容及演變為目的出發；二為臺灣各地供奉王勳宮廟相關文獻，以理解王勳相關信仰社群網絡的演變。

### （二）儀式研究

透過學術研究的觀點，撰述臺灣中部王勳千歲祭祀現況，預將人類學進行儀式研究的

學科關懷，瞭解儀式生成的各種背景，並藉由傳說與儀式觀察記錄，探討儀式進行的目的，同時在各種訪談資訊中，理解其原始意涵，乃至於個人、社群、地方結構等多向互動關係。本案同時將以全觀的的態度，由儀式籌備開始，至儀式結尾，就其整體儀式過程（Ritual Process）進行理解與探討。

## 參、王勳相關研究概況

近年來，王勳相關學術研究寫作者主要有許雪姬<sup>1</sup>、陳立武、洪瑩發等人。許雪姬的在官方記載與地方文史材料的評析透徹，卻較為忽略信仰傳說背後涵蓋的民間社會互動關係；陳立武意在研究清代臺灣民間秘密信仰，欲解構官方認定為「亂民」而遭受極刑的罪人，在臺灣民間成為「忠義之神」的現象，但卻將鄭成功以外的朱一貴、王芬、戴潮春、杜君英等「神」，皆列為無祀孤魂之「陰神」，若無顯赫神蹟，這些信仰神祇便難以拓展信仰範圍<sup>2</sup>；洪瑩發的研究相對詳實，但關於王勳從「福興公」到「王勳千歲」的加封過程，其田野資料未完善佐證，以至於其認為此現象與當地傳說：1990 年代媽祖加封「福興公」為「千歲」有關<sup>3</sup>，但根據本研究考證麻園福興宮相關古文物與口述資料顯示，早在 1970 年代初期即有「王勳千歲」一稱。透過先前各種研究作品，仍發現有不少歧異乃至待增補修正之處，必須再作進一步的調查與深究，重新再作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

<sup>1</sup> 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故宮學術季刊》，21：1，2003 年。

<sup>2</sup> 陳立武，〈「罪人」之神：清代臺灣民間秘密信仰之探討〉，《穿梭傳統與現代—中部地區歷史學研究所學術研討暨講習會論文集》，臺中：中興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2006 年，頁 149。

<sup>3</sup> 洪瑩發，《台灣王爺信仰的傳說研究-以台南地區為主的考察》，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年，頁 391。

## 第二章、從「逆匪」到「千歲」：作為民間歷史的王勳

歷史從來都是選擇與建構下的產物，每個人依其需求與身份進行選擇與調整，長期以來擁有歷史話語權的都是官方，依其立場做各種的記述，無論各類方志、實錄等皆是揀選過後的「歷史」。但是民眾就沒有話語權？民眾還是會透過各式民間文本，用自己的觀點書寫與傳述，所以官方立場的記憶與民眾所記憶的歷史當然同。

### 壹、「逆匪」：清代官方檔案中的王芬

王芬，民間稱為「王勳」，清代檔案內則皆稱「王芬」，但其臺語發音一樣，其為清代林爽文發起抗清運動中重要的角色。林爽文事件被作為臺灣民變事件的典型<sup>4</sup>，在1786年（乾隆51年）7月，「諸羅縣民楊光勛，因爭田聚毆，掠民戕官」，而引發的一連串事件，由林爽文帶領攻擊，而王勳做為重要的角色，林爽文授其為平海大將軍職，在檔案內記載其行為：「北路賊眾蜂起，四出攻劫，焚毀營汛」、「訪聞北大里杙等莊，有奸民林爽文、王芬等結黨搶劫<sup>5</sup>」等，稱其為「賊目」、「賊首」、「賊黨」、「奸民」等。

而其官方檔案的記載其最後死亡的原因，是因為「義民紀春、蔡運世等聞之，圍麻園，殺王芬」，且因為民眾為求自保而圍殺王芬；又記「鹿港皆泉人也，殺賊首王芬，遂起義旗，以相掣肘」，在官方檔案另一派民眾為自保，以及相互掣肘，遂起義旗殺之。

---

<sup>4</sup> 尹章義，〈天地會在林爽文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臺北土城大墓公的起源為中心所作的探索〉，《臺北文獻直字》174期，2010年，209-238。

<sup>5</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103。

另根據許雪姬的研究清水、大肚等區域的泉、粵籍漢人以及平埔族的參與，其屍首最後遭到殘忍的肢解<sup>6</sup>，從官方檔案了解官方歷史上，從參與到過世時的資料<sup>7</sup>。

## 貳、王勳大哥：地方的傳說

王勳的傳說多流傳於臺中海線、大肚山區周圍及彰化鹿港等區域，大致上為其出生、主要活動區域及林爽文事件時的掌控區域，在相關區域內有沙鹿蔴園福興宮、龍井福興公廟、清水永定宮、鹿港福靈宮等廟宇。其相關事跡與民間傳說在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一文中有深刻的描述，說明王芬的官方記載與民間傳說的差異<sup>8</sup>，在此便不贅述，而從民間角度才思考這些差異性。

一般民間都將王芬稱為「王勳」，這樣名稱差異，除為臺語常見的同音不同字外，也可能建廟當時為規避清廷的干預<sup>9</sup>，但所有的廟宇幾乎後來都使用「勳」這個字，也可能「勳」字作為代表功勳與英雄之意，從其傳說的增添與變異，即可看出此意。在史料中記載，多屬其參與事件後的記載，流傳較廣的為其打抱不平、照顧地方的傳說以及後續參加林爽文事件的傳說。從官方檔案與民間傳說的形象差異，可以看出此事件雙方的理解差異，也作為對於祭祀對象的美化，前述章節即提到「功績」的重要性，當然也可作為當地民眾的記憶。除此之外，在沙鹿蔴園福興宮與鹿港福靈宮的相關資料，也如同前述文本一樣從出生的「靈異」與各項異於常人的傳說，與其他王爺一樣必須透過建構其身世傳說，來彰顯王爺異於常人的獨特之處。

<sup>6</sup> 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故宮學術季刊》，21卷1期，頁188-190。

<sup>7</sup> 詳細資料與研究參見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故宮學術季刊》，21卷1期。林文龍，〈「平海大將軍」王芬事蹟考〉，《臺灣風物》。

<sup>8</sup> 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故宮學術季刊》，21卷1期。

<sup>9</sup> 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故宮學術季刊》，21卷1期，頁200。

在鹿港區域的傳說：「...幼時曾認鹿港媽祖當契母...1771年（乾隆36年）到鹿港拜少林五祖傳人洪德謙正式學武。...」，說明王勳跟鹿港的關係與發展，但實際上都不太可信，本則傳說在淡化當時林爽文與王勳攻擊鹿港的記憶，也重新建立王勳與鹿港的關係，建構其成為鹿港的守衛者，進一步才能成為鹿港的守護神。而沙鹿福興宮特別強調其武器為「青龍偃月刀」，所以其神像與其他廟宇較不一樣，多為拿刀之造型，「青龍偃月刀」為民間眾知關公（關聖帝君）所用的武器，福興宮特別強調其武器與關公一致，目的在於強化其與關公一樣的勇猛與忠義。

## 參、成神傳說

王勳的民間傳說與歷史記載差異最大的地方是死亡傳說，其最大差異有兩個部分，一個為將死亡原因從被殺改成自刎，一個將死亡時間從林爽文被捕前改到被捕後。王勳死亡時間實際為林爽文被捕前，傳說文本不論其死亡原因，都將其時間的文本結構移至被捕後，許雪姬認為這些故事的改造，是因為二次大戰後國族主義盛行，因民族主義而加深抗清的故事張力，以滿足現實社會需求<sup>10</sup>。除此之外，也因為此時序安排，可以強化其死亡改變的戲劇張力，尤其是自刎的版本，更加深其自刎因為已經無力可回天的孤獨與無奈，加強其英雄感。

死亡原因從被「義民所殺」的歷史，改為自刎或「清兵捕獲<sup>11</sup>」，都在避免王勳作為「反清復明」的義士，豈能由「義民」所殺的歷史事實，以強化其正義的形象。而殺害王勳的清義民是由地方仕紳所組成，而且也未提到以泉籍為首的義民，當時清政府利用族群分化，讓以漳籍為首的林爽文起義隊伍，對泉籍王勳產生懷疑，所以王勳退回麻

---

<sup>10</sup> 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故宮學術季刊》，21卷1期，頁197。

<sup>11</sup> 參見其他文本，如南屯文山保安宮簡介等。



園寮被擊殺，而退回原因（起義伙伴），與擊殺的人（泉籍），都是王勳的自己人，因此需要改變與美化死因，以做為成神的原因，構成壯烈犧牲的形象，而自刎也在合理化其後被斬首的事實，作為合理化身首異處的說法。

鹿港地方傳說王勳被殺後，「乾隆帝聞訊大怒，痛呼：『王勳大哥，我豈是要你死啊！』，將送至京師之首級發還鹿港，鄉人嘉其忠義」的傳說，該傳說除加強其英雄身份，傳說連清帝都不想他死，也想招降的說法，可見其精神清帝也受感動，也作為深處清朝統治下，作為解除大清犯人身份的隱喻，因皇帝都如此認為，當然可以祭拜，合理化崇拜的原因。另鹿港地方人士更認為民間稱呼王勳大哥，也是由此傳說而來，並認為帶崇高的神聖性<sup>12</sup>。

## 肆、「立場」：記憶的詮釋與選擇

從王勳例子，可以發現官方的「匪」，卻是民間的神，因為在不同立場上的立場上，其選擇的行動與記憶，就有不同的結果，另外兩個相同的案例是朱一貴與柯鐵虎，朱一貴是臺灣知名的「鴨母王」，也是清代民變的重要首領，同樣具有很多的傳說，也被作為城隍與神明祭拜；柯鐵虎為雲林抗日份子，死後在山區，被民眾當作柯府千歲祭拜，在官方的歷史詮釋之下，民眾還是有其信仰的選擇與建構。

但是作為官方歷史中「反方」的神明，當然有「正方」的神明，例如臺灣到處可見的「義民」祭拜，當然北部客家的義民爺與六堆客家的忠勇公，可以作為代表，在同一事件下，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神明祭拜；或許可以說是不同族群的選擇，但臺灣各地的義民祠，常祭祀各種族群的犧牲者。除民眾之外，官方的代表，也可能成為祭祀的對象，鹿港永安宮旁祀曾大老爺，其為武舉人曾紹龍，是鹿仔港水師的左營游擊，天地會首領

---

<sup>12</sup> 卓神保，《鹿港寺廟大全》，財團法人鹿港文教基金會，1983年，頁56-59。

陳周全攻占鹿港，曾紹龍死守營門，忠心殉國，而被民眾祭祀。鹿港祭祀著民變不同立場的犧牲者王勳與曾紹龍，雖然是不同民變的犧牲者，但是卻可見其同區域被祭祀，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詮釋，受害者或是受助者，端看你在哪一方，也會形成不同的詮釋，將這樣的「記憶」，透過信仰傳遞下去。